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八十三回 到後院夫妻談樓事 上信陽校尉請先生

且說龍天彪成親之後，問東方姣藏珍樓之事不說，問東方豔也說不知。嗣後來天彪對東方豔說：「咱們是夫妻，你是隨夫貴，隨夫賤，我們請冠袍帶履的人甚多，我在裡面，若要請不回去，要被旁人請去，許教相爺怪罪；我要得著，就越級高升，我要得到頭品，你就是一品夫人。你在團城子內長大，不能不知此事。」東方豔被天彪說的無奈，說道：「我指你一條明路，你自己去辦。」天彪問：「怎麼一條明路？」東方豔說：「我雖不知道樓中就裡，我可知這個樓是什麼人擺的。只要將那人找著，就可以進去。」天彪問道：「但不知什麼人所擺？」東方豔說：「提起此人，也是大大有名，他可是個文人，在信陽州居住，姓劉名志齊，當個衙司先生。」天彪一聽是劉志齊，心中暗暗歡喜，他本是信陽州人，自己雖沒見過，久聞此人文武全才，只可明天與公館送信，讓他們去請。再問他妻細底，可實在不知。一夜晚景不提，次日晌午的光景，天彪出團城子東門，直奔公館而來。

且說公館中的人，盼念天彪，總沒消息，急的山西雁晚間要上團城子去。可巧天彪從外面進來，見眾人磕頭。蔣爺問：「給了一個還是給了兩個？」天彪說：「是兩個。」蔣爺說：「如何？我猜著了罷，準是兩個。」徐良說：「人間事情不公平道，他小小年紀，一個人得了兩個媳婦，我偌大年紀，還是沒有的哪。」蔣爺說：「你這是什麼師傅？」又問：「這樓的消息兒怎麼樣了？」天彪說：「也有了。」就把劉志齊擺的、非找此人不可等話說了一遍。智爺說：「可惜，有一個人沒在此處，他們是盟兄弟。」蔣爺問：「是誰？」智爺說：「是沈仲元，他盜大人時節，就是與劉志齊借了一個迷魂藥餅，還好，我會套他寫的筆跡。」蔣爺說：「使得，假作他的一封信，你的一封信，我與展大弟一封信，我們三封信，寫的懇切，再多備些禮物。」智爺說：「禮物倒不用，只要有我們三封書信，就可以的了。」馮淵在旁說：「這件事情，我去送信，我們兩個通家至好。」蔣爺問：「怎麼？你們是通家至好？」馮淵說：「我與沈仲元到他家裡去過一次，並且那日沒走，還是在他家內住下了。」蔣爺說：「那倒很好，馮老爺，就辛苦一趟罷。」立刻修書，將三封信寫完，馮淵帶了些應用東西，又帶上盤費銀兩。徐良說：「臭豆腐，你可把書信帶好了，可別像熏香盒子呀，道路遙遠，要是走在那裡書信丟了，可是往返徒勞呀！」馮淵說：「醋糟，不用你管。」徐良說：「我總瞧著臭豆腐你不配辦這樣大的事情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別先玩笑。馮老爺，你要請這個人來到這裡，可別過五月□五方好。」馮淵說：「四大人只管放心，絕不過了□五。」自己找了一塊油綢子，把三封書信包好，放在貼身，告辭眾位。天彪說：「我也走了。」天彪回團城子，皆因是新娶的媳婦，盡貪著往後邊去，在前邊的工夫透短，一叫就沒在這裡，一找就不知去向。東方亮見著他時節，指東說西，指南說北，不是說他睡覺去了，就是說上紅翠園與他姑姑練拳腳去了。後來他姑姑那邊也有事，不叫他常去。他姑姑那邊有什麼事情，下文慢表。

單說馮淵，帶了三封書信，直奔信陽州而來。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這日到信陽，看了看，太陽西下，緊走了幾步，直奔劉家團。當初鬧花蝴蝶的時節，此處安過團練，故此就叫劉家團。未到門首，就將包袱解下打開，把三封書信拿出來，仍舊把包袱包好，直奔劉志齊門首而來。進劉家團東村口，路北第一門，上階台石叩打門環。從裡面出來一位老管家，開了雙門一看，先問找誰？馮淵說：「劉先生在家沒有？」老頭子問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」馮淵說：「我從南陽府而來，有三封書信，請劉先生出來面呈。」老管家說：「我是我家安人派我出外差剛回來的，在家不在家可不知，等我進去看看，不然你老人家把信交給與我罷。」馮淵說：「不能，煩你把先生請出來，我還有話說呢。」老管家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在此等候，我進去看看。」馮淵說：「使得。」老管家去夠多時，復又出來，問貴客尊姓？回答說姓馮。管家說：「你來得不湊巧，我家先生不在家，叫人家請去，與人家置買墳塋，看風水，還得與人點穴去了。」馮淵問：「幾時回來？」管家說：「也許三兩個月，也許一月半月，也許一天半日便回來，那也不定，不然你把書信留在這裡，等他回來了，我與你回稟就是了。」馮淵說：「那可不行，我非得面見，大概明天可以回得來回不來？」回答不定。馮淵此時無法，問：「那裡有店？」回答說：「離此很遠。」用手一指說：「西南方，叫賈家屯，離此五里地方，那裡有店。」馮淵說：「再近著點有店沒有？」回答說：「沒有。那就是至近的了，再有是關廂離此有八里多地。」馮淵說：「我還是找近的所在罷。少陪少陪，我明天再來。」馮淵走後，家人進去，關了屋門。馮淵直奔西南，越走天氣越晚，點燈的時候，方才到了賈家屯。見西口外頭，是一個大菜園子，進西口路北，頭一個店，是雙盛店。伙計張羅：「客官住了罷？」馮淵說：「可有上房？」伙計說：「有三間上房，在西跨院。」馮淵說：「前面引路，我看看去。」跟著伙計，到了西跨院，伙計點燈燭。先不叫他烹茶，先預備酒飯，他就飽餐了一頓，倒了一杯漱口水來，伙計掄傢伙，馮淵漱著口，往院子裡一噴。就聽西隔壁院內，有哭哭啼啼的聲音，可巧靠著西牆有一個大土堆，馮淵看過實托著傢伙走出去，便扒著西牆一看，就見有三間屋，一個大院子，種的是菜蔬。原來這就是西口外頭那個菜園子，屋中半明半暗，點著一盞殘燈。忽見那窗櫺紙上有個人影，要在窗櫺上上吊。馮淵一著急，把那漱口碗往那院一扔，一掖衣襟，就躡過牆去，直奔屋門而來。門前掛著單布簾子，啟簾進去，一聲嚷叫：「老太太為什麼上吊？」那老婆子將要把頸子往繩上一套，聽見一嚷，撲咚一聲，摔在炕上，半天方才甦醒。馮淵問：「老太太，偌大年紀，因為何故要尋自盡？」那老太太說：「這位爺台，你是幹什麼的，上我這裡？」馮淵說：「你為什麼上吊告訴我，能給你分憂。」老太太說：「爺台要問，我實在活不得了。我娘家姓王，婆家姓張，有個兒子，叫張德立，租了這個菜園子，一租□年，去年把買賣做虧了。我兒又出去，同相好的借了二百兩銀子，上松江買了布，上京都販賣。至今去了半年有餘，音空信杳，我就帶著兒媳婦，這兒媳婦娘家姓顧。昨日晚間，天有三鼓，忽然外邊水梢的鐵梁兒一響，我兒婦就出去看瞧，忽聽見哎喲一聲，又聽見半懸空之中有人說話說：『我乃夜遊神是也，今有張門顧氏，乃是月宮仙子，在上方造了一點罪孽，貶下在塵世受罪，如今罪孽已滿，吾神帶回月宮去了。』今日白晝，找了一天，我哭了一天，我是實在無處可找。待我兒回來，要問他的媳婦，我有何言對答，故此才尋這個拙志。」馮淵說：「不怕，全有我呢。你說這夜遊神，不是外人，我是夜遊神的哥哥。」老太太趕緊與馮淵跪下，說：「你是老夜遊神哪？要能夠把我兒婦找回來，就救了我這條老命了。只要等我兒子回來，再帶她歸月宮，就不干我的事了。」馮淵又問：「你們這裡有惡霸沒有？」老太太說：「沒有。」馮淵說：「就是匪類的惡人，叫惡霸呀！」老太太說：「我們這裡有個賣員外，他叫金頭老虎，姓賈叫土正，他可常常欺負善良。」馮淵問：「在哪里居住？」老太太說：「就在我們這南邊，有一個南街，路北廣梁大門。」馮淵說：「你在晚間聽信罷，四更天不來，五更天准到。」婆子復又磕頭。馮淵一擺手，出了房門，婆子往外一送，轉眼之間，就蹤跡不見了。老婆子望空磕頭，只道他是夜遊神駕雲走了。馮淵回了店，仍打牆上躡將過來，到了自己屋中，往炕上一看，自己包袱蹤跡不見。高聲喊叫：「店家快來，我少了東西了。」店家道：「客官不要喊叫。」馮淵問：「我這個包袱哪裡去了？」店家說：「那我們可不知。方才我們過來與你烹茶，你到哪裡去了？」馮淵說：「我沒有出門。」店家說：「不能，我才過來，這屋中沒有人，我還叫喊了半天，連廁中我都找了。」馮淵說：「你倒不要管我，我倒要找那個包袱，沒有我的不行，我那個包袱裡，有要緊東西。」伙計說：「裡面有多少金銀？」馮淵說：「那倒沒有，你就是給我包袱。」二人爭吵不已，連掌櫃的也過來，在屋中爭吵了半天。馮淵也就無法說：「既然你們沒見，我就認一個喪氣罷。」店家方才出去。馮淵心中一想，已然是應許那個老婆子，沒有夜行衣靠，就是自己這身衣服，去時有些不便利。拿自己兜袋銀子，給了店飯錢，等到天交二鼓之半，掖上衣服，別上刀，吹滅燈燭，倒帶雙門，躡出去，直奔前街，往東一拐，就見春廣梁大門。由旁邊的牆跳將上去，直奔裡面，跳在垂花門西牆，上了西配房，往前坡一趴。往上房屋中一瞧，當地一張圓桌面，排列一桌果席，全是上好的果品，見一個人在那裡坐著，約有四□多歲，頭戴藍緞繡花壯巾，身穿淡黃箭袖袍，絲鸞帶，薄底靴子，掛著一把利刀。面似舊鍋，粗眉大眼，半部紅鬚鬚，在那裡吩咐家人，有請高大爺。家人答應，往外就走。馮淵將要躲閃，忽見對面房上，臥著一個人，轉眼之間，蹤跡不見。要問是誰，且

聽下回分解。